

白氏文集

辛壬附録



~ 16  
3345  
35





門 16  
號 3345  
卷 35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 凡十八首

酒功贊 并序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  
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為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  
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



原安三郎氏贈



遷客轉憂為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他禮醕洪  
切沉何黨灑何戒沃諸心胃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  
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

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昌平  
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  
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考諱寬比

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  
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  
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  
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秘書校  
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  
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  
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  
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  
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  
冤事各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銘其子



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葦而  
 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  
 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  
 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  
 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  
 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  
 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  
 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逞作威黜為江陵士曹  
 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號州長史長慶初穆  
 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

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  
 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入  
 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  
 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  
 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  
 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  
 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凶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  
 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  
 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



揮鞭有見血者路闕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  
 淡蚶呼其切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  
 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  
 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  
 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  
 春貯水雨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  
 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  
 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  
 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  
 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

加贈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  
 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  
 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  
 衛道扶齧田聊切齒世初謹切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  
 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  
 暨諸孤等號護膚慈良切嬰即涉切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  
 塋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  
 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二百卷號類  
 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  
 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



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寸句  
 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  
 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  
 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  
 入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  
 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  
 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  
 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  
 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  
 與不得位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

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灑瑜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  
 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嗟乎哉道廣  
 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唐故號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玄亮字晦叔其  
 先出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  
 分為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  
 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杭揚州司  
 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



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宣越二府  
 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  
 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  
 密客民之凍餒者賑卹之疾疫者救療之皆豁各額切未  
 殯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趨讀日嫁娶之三月而政  
 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謠詠換歙州刺史其政  
 如密先是歙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為  
 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貨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  
 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  
 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

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  
 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  
 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飢罷  
 氓賴之如依父母入為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  
 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  
 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眾以為寃百辟在庭無敢  
 言者公獨進及雷力救切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  
 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悟  
 容而聽之卒使罪疑唯輕實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忠



臣繇是正氣直聲震耀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入焉  
 國有入焉公以為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告  
 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  
 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  
 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  
 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太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  
 于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聞  
 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兼有焉嗚呼  
 公之將終也遺誠諸子其書大畧云吾年六十六不為  
 無壽官至三品不為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

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  
 不遷我歿宜歸全于滏古陽先坐正首丘之義也送  
 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別  
 樂天請為墓誌云爾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  
 人長曰焜於云通事舍人次曰芻言罕言舉進士次曰  
 緩中牟尉其下皆幼稚焜等哀毀孝敬號護乳充妻  
即涉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太葬之禮歸窆于磁州  
 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  
 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濕泣血卧苦者三載  
 因病痺其兩股焉逮于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



竄謫巴南歿而後歸公先命長男焜護喪歸葬後命幼子聰繼絕承祧自宗族及幼執間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葬之祭之或不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羣從仰其仁交游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著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歛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謹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黃老之術齋心受錄伏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

體顏色冰清玉溫未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湖三歲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前後致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為心地以不二為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太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暫榮暫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為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解空得証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二十餘年年



老分深定爲執友况奉遺札託爲斯文且慙鄙陋不敢  
辭讓銘曰

溢水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嗚呼博陵崔  
君之墓

唐故漂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胃比齊五兵  
尚書建之五代孫也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  
志善尚鑿奉御父諱鏘離珍切揚州錄事參軍公即錄事  
府君次子歷華州下邳尉懷州河內丞徐州彭城令江  
州潯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漂水令歿于官舍明年某

月某日歸葬于華州下邳縣某鄉某原享年若干嗚呼  
公爲人温恭信厚爲官貞白嚴重友于兄弟慈于子侄  
鄉黨推其行交游讓其才自尉下邳至宰漂水皆以潔  
廉通濟見知郡守流譽於朋寮才不偶時道屈於位而  
徒勞於州縣竟不致於青雲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河  
東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歿生二子一女女號鑿虛未笄  
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  
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皆早夭子曰敏  
中進士出身前試大理評事歷河東鄭滑邠寧二府掌  
記夫人在室以孝敬奉親爲淑女既嫁以柔順從夫爲



白集 卷之十  
順婦及主家以慈正訓子為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身升名甲科歷聘公府以文行稱於眾以祿養榮於親雖自有兼才然亦由夫人訓導之所致也夫人以大和七年正月某日寢疾終于下邳別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啓漂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子盡歿獨敏中號泣襄事託從祖兄居易誌于墓石銘曰  
繫我叔父漂水府君治本於家事施政於縣民繫我叔母高陽夫人德修於室家慶積於閨門訓著趨庭善彰卜鄰故其嗣子休有令聞

序洛詩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今歌詠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李陵蘇武始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寃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



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大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一年，就領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間。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

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閒居故集洛詩，別為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畫彌勒上生幀側送讚并序

南瞻部州，大唐國東都城長壽寺大慈勸道嵩存一惠恭等六十人，與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八十人，以大和八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畫兜率陀天宮彌勒上生內眾一鋪眷屬圍繞相好莊嚴。於是嵩等曲躬合掌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生內宮劫劫生生親近供



養按本經云可以除九十九億劫生死之罪也有彌勒弟子樂天同是願遇是緣爾時稽首當來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讚曰百四十心合爲一誠百四十口發同一聲仰慈氏名願我來世一時上生

繡西方幘讚 并序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緣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

姓楊號蓮花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彌陀佛像及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爲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冥祐也夫範銅設繪不若刺繡文之精勤也想形念號不若觀相好之親近也即造之者誠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爾時蓮花性焚香合掌跪唱贊云

金方刹金色身資聖力福幽覓造者誰弘農君受者誰楊夫人

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



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  
 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識度操履  
 為時而生作國之紀巖廟匡輔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  
 肱天子斯皆談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敘者眷知而已  
 於戲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斷金始愚  
 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心獻納合章對揚聯  
 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案同食夜牀並衾綢繆五年  
 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閩鎮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徐  
 宣遠部忠杭遐郡鴈去寄書潮來傳信無由會合祇望

音問未上後期但敦前分余大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  
 夏司愚貳秋曹玉德彌温松心不凋南宮多暇屢接遊  
 遨竹寺雪夜杏園花朝杜曲春晚潘亭月高前對青山  
 後携濁醪微之夢得慕巢師臯或徵雅言酣詠陶陶或  
 命俗樂絲管嘈嘈藉草蔭松枕翅舖糟曾未周歲索然  
 分鑣甲遙切公又授鉞南撫荆蠻報政入覲復總天官愚  
 因謝病東歸澗澗方從四皓旅守三川時蒙問訊日奉  
 周旋豈無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  
 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  
 兩心相期三運之間優游携手而終老焉嗚呼曷失者



時難枕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館舍先捐  
百身莫贖一夢不還鬱鬱佳城茫茫九原妻妻簫鼓慘  
澹風煙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賢人  
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敦詩尚饗

祭崔常侍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  
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  
惟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復云今但  
敘舊好寫衷誠而已嗚呼居易弟兄與公伯仲前後科

第同登者四五辰為僚友三十餘年又膳部房與公同  
聲塵之遊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年以來哀聲所鍾  
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一人天不憖遺公又即  
世不登太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屬  
疾恙不遂執紼遺姪阿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永痛奈  
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  
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而飲乎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磐石銘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賞於履道里第時屬



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疑雲白文  
拆煙碧莓苔有斑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  
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  
席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為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  
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  
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  
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

編次既畢納于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  
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  
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大和九年夏太  
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  
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為香火之社  
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寘于是  
院其集七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

元相公  
先作集



序并目錄  
卷在外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  
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  
日樂天記

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李紳

寄玉蓮花藏絨珠貝葉扃院閒容容讀講倦許僧聰部  
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

銘并序

公姓皇甫諱鏞以中字餘切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

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為  
皇父氏至秦徙茂林改父為甫及漢遷安定朝那其後  
為朝那人五代祖珍義資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  
令祖鄰幾賜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射太子太  
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由進士出身補夏  
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  
詔徵授監察御史改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始賜  
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管田副使旋又徵還真拜  
殿內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  
子左右庶子並分司東都俄又徵拜國子祭酒未幾謝



疾改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又就拜檢校左散騎常  
 侍兼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二品又遷  
 太子少保分司封定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立家廟  
 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後娶范陽盧氏二夫人皆有  
 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曰敬居影切曰珣餘招切一女適太  
 原王諲伊真切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寢疾薨于東都宣  
 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廢朝一日是歲十月三日用  
 太葬之禮歸全于河陰縣廣武原從太保府君先塋以  
 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自  
 武騎尉累勳至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

廟饗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乎後大其  
 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求已稽古之力自致耳  
 公為人器宇甚弘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  
 於燕遊觴詠之間則其貌温然如春其心油然而如雲也  
 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由是得伊嵩趣愜東  
 隱心故前後歷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優游洛中笑哂  
 無意得喪窮達與道始終澹然不動其心以至于考終  
 命聞者慕之謂為達人當憲宗朝公之仲居相位操利  
 權也從而附離者有之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  
 及仲之失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皦然吉了然切



雖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號為偉人公好學善屬  
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  
易辱與公游追二紀矣自左右庶子歷賓客訖于少保  
傳皆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寮友間聞知最熟故得以  
實錄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聞令儀金璧其操鸞鳳其姿德如斯壽如  
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實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  
湄龜告筮從吉土良時封于茲樹于茲嗚呼少保之墓  
百代可知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

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 并序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  
南遷始徙居于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  
卿諱弘愈公之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  
諱九皋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  
贈潁川郡夫人陳氏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  
人公之兄也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  
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曹景宣進士  
茂玄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襄行楊澥校書郎  
陸賓虞公之婿也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七



白集 卷一  
舉及第博學選登科補集賢院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  
補正字選授咸陽尉鄜坊節度使辟為判官奏授監察  
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  
州刺史度支郎中駁宰相事議出為遂州司馬移復州  
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為  
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為太子賓客  
再為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書  
監勳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上都新昌里  
第詔贈禮部尚書以其年八月某日歸葬于河南府某

縣某鄉某村僕射府君之封域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  
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制詔一  
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讓先僕射  
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兼筆  
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  
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為賢相餘慶濟美宜  
在於公公公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為人  
溫良冲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諒肅然有正人  
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吏體為子弟孝敬為伯父  
慈和與朋友信寵辱不驚其心喜愠不形於色入仕四



白集 卷十一  
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  
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游結交慕德久而彌篤故  
景宣等以論譔先德見託為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銘  
曰  
在唐張氏世為儒宗文獻既沒鬱生我公我公渢渢  
切學奧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襲于家道積厥躬  
駿足逸翮天驥冥鴻始自筮仕迄于達官六刺藩部再  
珥貂蟬太諫選重尹京才難賓于望苑寵在蓬山凡所  
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洛郊北阡邛  
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推遷所不泯者令名藹然

齒落辭 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春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  
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為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而俾爾嚼肉咀蔬銜杯漱水豐  
吾膚革滋吾血瀧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  
斷魚中齧逆各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  
情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嗟乎雙  
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為口  
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  
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齧日削月朘上參差而下飢餒



曾何足以少安噫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莫補切臣老辭主  
 髮衰辭頭葉衰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  
 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  
 又不聞諸佛說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  
 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為乎嗟嗟於一牙一齒  
 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  
 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  
 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

不至寒餓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  
 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  
 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  
 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  
 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閒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  
 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泉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  
 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  
 壘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  
 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



又命小妓歌揚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酪酏而後  
 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昇雲俱適野  
 昇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昇竿左右懸雙酒壺尋  
 冰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  
 其閒日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  
 賦釀者不與焉妻卒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  
 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  
 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  
 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于  
 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鉢燒赤

切胡孔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  
 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  
 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  
 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  
 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閒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  
 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  
 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  
 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  
 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  
 閒日月吟罷自啜搗甕撥醅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



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錄  
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  
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  
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  
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  
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明清  
閒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儔功檀主鄧子成梁華  
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秋

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二  
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閒輪九層佛千龕彩繪  
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  
銅錯居諧切以為固環藏數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  
止以祝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閩  
浮提  
內大小乘經凡入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  
各數與此經藏同於閩浮大數二十七之一也藏成經具  
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  
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  
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師既來教  
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初觀切隨日而集堂有美食



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  
 又曰與苾芻眾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  
 函鳴捷椎唱伽陀授持讀誦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  
 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  
 攝鮮不歸心恍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  
 繇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  
 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  
 太寶也宜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維都請予爲  
 記夫記者不唯記年月述作焉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  
 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

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  
 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平息矣嗚呼凡  
 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  
 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  
 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  
 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卷合  
 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閒根源五常枝派  
 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



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  
 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  
 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于廬山東林寺  
 經藏中一本寘于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粹  
 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  
 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  
 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終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一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碑記銘吟偈 凡九首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

碑銘 并序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噐噐有銘所以論譏先德明著後  
 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  
 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  
 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某  
 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  
 其物內盡其心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  
 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  
 家畧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  
 刺史七代祖續其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  
 代祖遷皇朝某某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  
 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  
 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  
 祭于第十室以妣蒯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  
 諱守一屬世難家徙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  
 成都府郫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  
 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為  
 入篤於家行節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蒞之所  
 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于  
 第二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  
 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  
 命六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暨晉陵



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無子早卒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柩各處一方公在斬練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襄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

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回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生死無一言名節者以為準程朝廷嘉之為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啟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宴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為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為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為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為功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為急故有摘奸



扶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紱  
 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徂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  
 車盡知情偽刑賞信惠合以為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  
 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不變薰然大和撫之五  
 年人俗歸厚至於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暴水致歲  
 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為殪乎其  
 為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為大非公  
 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  
 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  
 軍門不擊柝里巷無犬吠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

軍挈壺漿捧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  
 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幼鷄豚之  
 養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  
 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變化移  
 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  
 未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  
 以忠貞奉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徽冕貴乎身以宗廟  
 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為有唐之  
 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  
 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  
 祖中室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耶令順孫  
 祗享盡懇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  
 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為子為臣  
 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  
 授侯伯纛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  
 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  
 之垂裕無極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雪直甲溪連汀洲一名白蘋梁

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為名也前  
 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  
 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  
 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薦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菱蕪  
 隙地至開成二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  
 樹三園構五亭舟木荷竹舟橋廊室洎遊宴息宿之具  
 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  
 閱百舟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  
 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  
 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



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  
 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  
 人閒也又不知蓬瀛崑閩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  
 楊君緘書賫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觀何  
 切縷梗槩十不得其一二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  
 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  
 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推輪之楊君繪素之二賢始終能  
 畢事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  
 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  
 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概二者旋相

為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為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  
 龔黃為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概兼而有者其吾友  
 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又恐年祀久遠來者不知故名  
 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幘記 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  
 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  
 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  
 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嚮西



白集 卷十一  
左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

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觀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諸苦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彌勒上生幀記

南瞻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



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離苦  
 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內衆以  
 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一贊所生  
 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  
 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常日日焚香佛  
 前稽首發願願當來世與一切衆生同彌勒上生隨  
 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離生死流終成無上  
 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  
 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言訖作禮自爲此記時開成五  
 年二月日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前具迨今七八年寺有  
 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  
 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  
 百卷秩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亾者補  
 之稍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  
 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  
 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藏堂堂東西間闢  
 四窓置六藏藏二門啟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  
 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



白集 卷二十一  
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大幡二十有四榻席中几洎供  
養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  
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爨之以飲食樂之以  
管磬歌舞供養之與聞振源濟釗操洲暢入長老及比  
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贊嘆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  
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  
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  
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遊者歸依居者護持  
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  
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閒賦格  
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  
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  
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  
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  
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閒乘此願力安知我  
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  
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  
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



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其教之太旨以如然不動為體以妙然不空為用示真寂而不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既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與洛人有緣月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漸離我人相者日

日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師為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為船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去海方涉而船失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閒紉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襄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益在鎮知遠在徐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在潞雲貞在



慈雲表在汴歸忍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  
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鐘鳴吼龍象蹴蹋斯皆  
吾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眾以余忝聞法門人結菩提  
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北西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  
塔照公亦如世禮祔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并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  
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  
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駟總

切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經物中將鬻之聞人牽馬

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聲音聞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

馬嘶慘然立且拜婉變有辭辭具下辭畢泣下予聞素言

亦愍然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餘一杯快吟

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

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

來攬情情動不可扼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

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  
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主乘此駱五



年凡千有八百日銜際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  
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  
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  
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且雙去有去無迴故素將  
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  
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  
素素爾勿啼駱反厥素反聞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  
項藉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弃離今而別虞兮乃目  
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  
鄉去來

六讚偈 并序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為來世讚佛  
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  
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為來  
世張本也

讚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為  
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

讚法偈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



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偈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  
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偈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佛  
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偈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天無小我求其相中  
間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偈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  
我得親最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  
供養受菩提記

佛光和尚真讚

會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樂天命續以寫和尚真而  
贊之和尚姓陸氏號如滿居佛光寺東芙蓉山蘭若因  
號焉

我命工人與師寫真師年幾何九十一春會昌壬戌我  
師尚存福智壽臘天下一人靈芝無根寒竹有筠温然



言語巖然風神師身是假師心是真但學師心勿觀師身

醉吟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鏗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太父諱季吏朝奉太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太父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墓二姪長曰味道盧州巢縣丞次曰景

同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券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爲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通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巾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



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其年月日葬于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啟手足之夕語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薄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注天也中七十有五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蛸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一

白氏長慶集附錄

新唐書本傳

宋祁撰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為彭城令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况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屋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



詳卽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冷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獲矣帝從之河東王鐸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在按鐸誅求百詎不恤彫瘵所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鐸爭哀割生

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璿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閭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師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置行營節度卽承璀爲



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  
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  
名哉且劉濟等泊諸將必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  
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旣而兵  
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  
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  
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卽辟而不  
進理無成功不取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  
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  
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

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  
誰不顧歿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怙干役脫奔  
逸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  
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彊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不  
寇渠能掠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茂有四也事至而  
則損威失柄祗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  
罷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  
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箠  
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



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  
 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  
 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  
 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  
 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毋隨井然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  
 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  
 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主  
 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  
 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

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  
 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  
 任何以效之曰弄與康會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猶  
 蘇最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權上心既悟為之輟畋  
 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  
 握中噫遂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心益極可懼審其  
 安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  
 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緜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耻未  
 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材誼不忍方論問旁午若悉  
 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



白集 本傳  
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道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勢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爵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旬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

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且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綠黨人升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卽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塋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前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



白集 本傳 五  
忘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  
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  
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  
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感浮屠道尤  
甚至經月不食輩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敗鄭據劉  
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莫之  
續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  
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  
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偽者相輒能辯之初  
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其始生十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  
歲聞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不稟然敏中為相請謚有  
司曰文後履道第卒為佛寺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  
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  
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謂  
之感傷其它為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  
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閒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  
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  
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



嫖語人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

碑銘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二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石功世以命其客取

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書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監厩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泮為第一事畢為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祿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長後雖與宰相不厭聲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千頓為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



白集  
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  
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  
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邪上由是賜錢直券以  
居其孫在職三年每燕見多前笏留上翬是否意詔湔  
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  
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古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刀天街  
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言元衡狀不得  
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  
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叙緋受香起田孝公代  
恒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

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扞江  
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停儲甘清以  
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倡歌舞徒右庶子  
出蘇州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  
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  
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六歲得所薨官白氏由楚  
人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輩  
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  
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  
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戶下飲薄



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携鄧同章楚白服游人間姓名過  
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  
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爲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  
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令上御史中  
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爲相獨  
白氏三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  
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絕城守四州  
以集巨伐仲冬兩至備宰相儀物擊跪齋粟給事寡嫂  
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入集七十五  
卷元相爲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  
有弟昆本跋不搖乃果敷舒匪體匪臆鳥介其醇腴  
于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中上  
汰唐禹帝爲葢留續緒襲纒歲終當遷戶曹是取躡白  
其華矚不痕緇聲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  
道上納筆備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倏棄其展太尹河  
南翦其暴道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其守  
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  
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異繩以就大計匪哲  
則知亦有教詔益褒其收摠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



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

陶穀述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洛書曰王者之瑞則圖之世稱白傳文行比造化之功蓋後之學者若群鳥之宗鳳凰百川之朝滄海也秉筆之士由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人焉得不謂法施於人耶王者之瑞耶饗廟食畫雲臺可矣矧山椒遺像乎陟彼高岡慷慨前事松凋宰樹蕭瑟古堦之上伊注逝川潺湲荒祠之下歲月未積棟宇將壞考其由中和初黎民經之而弗勤詢其制長

興末秦王修之而弗至人神玄感屬在興運今居守左相太原武公自許下之撫三川也登鄂坂望太室且曰茲邑也周公測景之地土圭在焉吾當正厥躬臨甸民以報天子既下車闢污萊以實倉廩寬獄而處豪猾繇是十一之稅均三千之條省暇日巡魏闕過天街又曰茲地也成王定鼎之郊王氣猶屬吾當尋舊地舉墜典以壯皇居遂上章法象緯以嚴端門構鴻梁而跨洛水繇是知拱辰之位肅朝天之路通三載陟明我無慚德廣順三禩歲在癸丑暮春之初予因芟除入洛獲謁拜上公趨魏絳之庭金石在列入亞夫之戶祭戟生



風初戢我以升降視之禮也復接我以酒漿觀予志也  
始三揖而進終百拜而退既予旋軫相訪政事對曰河  
橋破虜之勲有京觀在滹水禦守之略有金湯在雖三  
尺童子盡能知之予無可述因以白公影堂為說公曰  
我武臣也惟干戈是執昧俎豆之事幸為我序白氏正  
績及修葺之義俾後之聞者足以勸為善而嚮令各是  
吾志也雖百金不恡矧土木乎予曰彼白公限則儒士  
也位則文人也當官錄事烈有丈夫志祇於批逆鱗刺  
權幸塞左道履平坦鎮陽拒命也指中人為制將救日  
月之蝕則戰士心悅武相遇盜也責京尹討賊犯雷霆

之怒則奸臣股慄杭州救旱因農隙而積湖水龍門通  
嶮出家財而鑿八灘著策數十篇盡王佐之才有文七  
十卷導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  
以憲宗之神武可繼文皇也元祚之刑政自剛太宗也  
必當華夏宅心上東封之書蠻夷屈膝納藁街之貢豈  
直擒吳定蜀平一蔡州而已哉言粗畢公從其身長揖而  
言曰異乎惜之所聞若此則白公之才美寔輔相之英  
者豈徒丈夫耶予其行矣予果得修之予歸朝未再  
旬邸吏捧公書相授具報訖事穀乏口才加之性癩蟠  
桃拂漢非尺箠可量直以與公問荅疏之如右別刊貞



石以俟能者廣順癸丑歲七月十有二日記

白氏長慶集卷第  
石以俟能者廣順癸丑歲七月十有二日記  
白集

白氏長慶集後序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本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暹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為耳會昌五



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白氏文集後序  
詩文之稱於後世不知其數千萬家也至稱於當時則幾希矣况稱於外國乎夫文之粹也無若昌黎而當時有人必以為惡矣之言者昔年之後歐陽永叔始得之壁角之弊篋故不能無補綴考異之議詩之聖也無若少陵而當時有名豈文章著之何處席之晚退之微之之輩始推尊焉亦不免有亡逸紕繆之論韓杜既殆乎泯沒矣猶復不韓杜者乎獨白樂天何其幸哉當時則禮吏部舉選人皆以為準的王公卿相無不讀其文孀婦倡妓無不誦其詞且長慶集

白氏文集後序

詩文之稱於後世不知其數千萬家也至稱於當時則幾希矣况稱於外國乎夫文之粹也無若昌黎而當時有人必以為惡矣之言者昔年之後歐陽永叔始得之壁角之弊篋故不能無補綴考異之議詩之聖也無若少陵而當時有名豈文章著之何處席之晚退之微之之輩始推尊焉亦不免有亡逸紕繆之論韓杜既殆乎泯沒矣猶復不韓杜者乎獨白樂天何其幸哉當時則禮吏部舉選人皆以為準的王公卿相無不讀其文孀婦倡妓無不誦其詞且長慶集



五十卷微之編焉而序焉後集二十卷自爲序附長  
慶集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附其後是爲全集若夫  
其集之在廬山在東都在蘇州及洛詩洛中集因繼  
集劉白唱和集等雖盡在全集中無一不自記自解  
焉於是乎補綴考異亡逸紕繆又安在哉遂至稱其  
櫃詩其上矣夫自寶之如此人奉之如此宜哉稱於  
後世稱於外國也矣在雞林剛宰相以百金換一篇  
所謂傳于日本新羅諸國於戲管右相者國朝  
詩文之冠冕也渤海客觀其詩謂似樂天自書爲榮  
豈復右相之獨然而已矣哉昔者國綱之盛也文

章亦盛也故世不乏入學非不粹大凡秉筆之士皆  
以此爲口實至若倭歌俗謠小史雜記暨婦人小子  
之書無往而不沾漑斯集中之殘膏賸馥專其美於  
國朝何其盛哉嗚呼國綱之與文章俱廢而一  
變入于禪林禪林嗜枯槁蔬荀之氣不識臺閣止雅  
之味以故斯集不行矣而後禪林之文亦廢悲哉  
天之未喪斯文也幸有我

勝先生道德文章百世之偉人也林提學嗣武而起  
斯文勃興矣如拙親炙也聞先生之品藻古之人材  
也到於樂天則曰雖有朱紫陽之所謂口津津地之



白集後序  
三  
謂小家數之白俗兀輕之異議好其爲人之醞藉愛  
其集語意之平易真率矣拙也雖有其奉佛之可疑  
讀其集則快活不可言也復願學者之周知焉故命  
剖劂氏以廣其傳又壯斯集之不苟也自校讎焉庶  
幾乎無誤歟且記一時之懷以貽後人

戊午秋七月丁亥朔那波道圓書于洛中遠

望臺

白公曰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  
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  
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間  
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  
歎無一聲予平素嗜此書屢窺之  
信然矣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  
中文形於外非苟以通塞不爲憂



喜以顯晦不爲榮辱者則安能至  
於斯哉進則輔佐 朝廷之政退  
則優游無何之鄉唯命是樂頗以  
窮達不替其操所謂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者乎此集之行于  
本朝也其來尚矣嘗慈鎮和尚指  
樂天爲文殊之化身京極黃門羨

而爲詩之英雄各於文集內採妍  
詞百句題共詠百首和歌上世如  
斯况近代乎於是頃年有那波道  
圓先生慮其流傳之未廣而命之  
剞劂以序其後然其書皆活字而  
世人不能以徧求是以書坊之輩  
重鏤諸版欲以待雞林賈人茲書



白氏文集跋  
四  
雖有管江之舊點世以不易獲也  
時書林聞予偶得管家點本而強  
求焉予嘉其擴世與衆俱而許之  
然而傳寫既多訛點間逸亡仍私  
尋搜得別本於措太家秘府於是  
乎彼此相交以隨其宜粗補闕略  
以爲全備今所凋刻雖非邗波先

生所曾命之書移其序以附于茲  
所以然者欲令後世見此書者知  
於國朝刊茲集也不始于今創  
於先生且又前賢之志與此書俱  
存而已矣

萬治元年十月中旬立野春節

染翰于洛下蓬生卷







